

# 春江花月夜

白灵狐的奇幻之旅

狐媚公子的华丽逆袭  
男色时代的玄幻传奇

重庆出版集团  
重庆出版社

# 春江花月夜

可柔多的粉丝◎著

重庆出版集团  
重庆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春江花月夜/可爱多的粉丝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6

(“狐媚公子”玄幻小说系列)

ISBN 7-5366-8039-2

I.春… II.可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6) 第097241号

## 春江花月夜

CHUNJIANG HUAYUE YE

可爱多的粉丝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策 划: 广东宏图华章

责任编辑: 温远才 代媛媛

责任校对: 李文婷

装帧设计: 何 靓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 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广东省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制版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[fxchu@cqph.com](mailto:fxchu@cqph.com)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89×1240mm 1/32 印张: 7 字数: 175千字

2006年12月第1版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19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809955转8005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进京赶考的书生王子进，在路途中偶遇一个美貌的白衣少年，这个叫做绯绡的狐妖行事古怪又本领超群，化解了他身边发生的无数不可思议的事情。然而人与妖，终究不能共存，最终王子进是否真的能忘记前生往事，回归平凡的生活呢？

## 作者简介

可爱的粉丝，女，八零年代生人。

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法律系。

辛苦码字，闲暇看书。

网上贴文，勤奋耕耘。

虽识世事无常，却爱搞笑文章。

惯见人生碌碌不得闲，但愿此心悠然天地回。



纸源感 狐媚公子系列  
HU MEI GONGZI XILIE



策 划：宏图华章  
责任编辑：温远才 代媛媛  
封面设计：何 靓  
绘 图：忘忧山谷

# 目 录

## 楔子 ..... 1

在兵荒马乱的战国，一对祖孙俩在寻亲的途中救助了一只小狐，拉开了这个美丽传奇故事的序幕……

## 第一章 那时初见 ..... 5

进京赶考的书生王子进，在渡水边结识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公子，这个奇怪的人似乎身负异能。终于在一天晚上，摇曳的烛光中，王子进发现了一个让他震惊的事实……

## 第二章 索命客栈 ..... 17

同来赶考的学子，暴死在闹市中的客栈，死因离奇，王子进与绯闻决定追查杀人的凶手。在扑朔迷离，亦真亦假的乱斗中，真相渐渐浮出水面……

## 第三章 旧时魂 ..... 37

考场中流行索命鬼的传说，王子进不为所动，还认识了新的朋友，可是半夜三更，又是谁在迷惑考生赴死……



## 第四章 哀艳的美 ..... 69

一向花痴的王子进,终于迎来了人生的春天,得到开花魁沉星的青睐。最后在绯闻的撮合下,喜事将至,沉星却突然提出要去找东西,可是,她要找的究竟是什么……

## 第五章 桶井之城 ..... 95

在一个充满煞气的山城,绯闻的灵魂被人禁锢,王子进克服万难,去追回至友的灵魂。始作俑者是谁?黑暗中走出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身影……

## 第六章 绣花鞋 ..... 141

深宅大院中,笼罩着深深的迷雾,一个游离在外的美貌少女的生灵,一双让人触目惊心的牡丹绣鞋,将绯闻和王子进又卷入了新的漩涡。真凶出人意料,一桩十几年前的旧事也渐渐水落石出……

## 第七章 最后一劫 ..... 183

绯闻不告而别,一去五年,杳无音讯。就在王子进思念至极时,他梦中频频出现一个可怕的男孩,而多年不见的绯闻,突然回到了他的身边,依旧容颜不改、青春常驻。这个男孩到底是什么凶恶人物……

## 尾声 千年的梦 ..... 219

有相聚,就有分离。千年之后,新的相遇,酝酿着新的故事……



## 楔子

战国，秦晋交界的群山中，一个稚气的童声自茂密浓翠的山林中传来。

“爷爷，我好累啊，咱们能不能歇一歇啊？”

“乖孙啊，过了这座山就是魏国的边境了，把你带你到父母家，爷爷也就安心了。”说话的老人眉须皆白，树枝一样干瘦的手牵着一个不足十岁的男孩。

唉，当初把这孩子带到少梁居住，就是怕家住边境不甚安全，可是哪曾想，近年来秦国势力不断壮大，少梁以西战乱不断，以前以为是铜墙铁壁的少梁城，如今看起来竟是如此不堪一击。十年河东十年河西，天下局势如风云骤变，怪只怪生不逢时，偏偏生在战国，人命贱如蝼蚁。

眼看着乌云如墨，山雨就要来了，老人弓着背，加紧赶路。眼前的羊肠小路，蜿蜒蜒蜒不知要通向哪里，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。

“爷爷，爷爷，我走不动了！”男孩小小的步伐实在是跟不上他的爷爷了。老人望着阴云密布的山顶，又回头看看孙子晶亮的眼睛和疲惫的小脸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

“来，爷爷背你！”老人说着放下身上的背篓，把孙子小小的身子放进去，又吃力地背了起来，步履蹒跚地向前走去。而男孩一被放到背篓里就进入了梦乡，实在是累坏了。

老人不知走了多久，路已经越来越窄，草丛越来越茂密，大雨也眼看将至，连空气中都充满了潮湿的味道。

这时，孙子在背篓里醒了过来，幽幽地说：“爷爷，停一下，草





丛里有东西在叫我。”

老人虽然耳背，但是能把孙子吵醒的声音怎么也是该听得到的。“乖孙啊，你听错了，哪有什么声音啊？”

男孩偏偏不听，在背篓里直要下来，把竹箴的背篓摇个不停。老人拗不过他，只好放他下来。男孩甫一落地，就马上跑向旁边茂密的草丛。

“回来啊，草丛里有虫蛇。”老人见状急忙叫道。

话音未落，男孩已经回来了，怀里抱着一只雪白的小狐狸，狐狸的皮毛上全是鲜血，像是被什么猛兽袭击了一样，红色的血衬得那雪白的皮毛更加亮丽动人。

狐狸的嘴一张一合，似乎还有一丝生气，爷爷见了很是高兴，他这个年纪的人确是见不得死亡的，要是没有人发现它，这只小狐狸难保不被谁逮去果腹了。

祖孙俩乐呵呵地给小狐狸包扎了伤口，继续赶路。男孩把小狐狸背在自己小小的背篓里，一路上竟哼起歌来。

山顶层层的乌云似乎也没有刚才那样厚重了。

眼看快到山下了，男孩牵着爷爷的手，一路说个不停。

“爷爷，你说给它取个什么名字哩，是叫雪儿还是叫冰儿呢？”

“爷爷，你说它是公的还是母的呢？”

老人呵呵地笑着，不去理会他幼稚的小孙子。

这时，越来越宽阔的路上出现了一队巡查的士兵，走到祖孙俩面前停了下来。“你们这是去哪里啊，前面就是晋国的边境了，还不快回去？”

“我的儿子媳妇就住在前面的村子里啊。老汉这是带着孙儿投靠他们去的。”老人见了急忙答道。

“什么村子，这附近早就没有村子了！你们是想叛国吧？”其中一个兵士大声呵斥。

什么？没有村子了？难道他的儿子媳妇，也淹没在铁蹄中了吗？老人听到这样的消息，一时悲痛得说不出话来。



可怜这小小的孙儿啊，还没有赶到父母家就已经成了孤儿。

“最近国家战乱，叛国的人太多了，我们就是在边境巡查的，一旦发现有百姓不安分守己，就格杀勿论！”士兵们开始觉得不耐烦了。

“不，我们没有，没有啊！我们马上就回去。”

“回去？回去还要大爷们押送呢，你再跑回来怎么办，我们可没有时间来回盯着你们！”其中一人说着，突然手起刀落，一剑就刺进了老人的胸膛。

变故是如此之快，以至于老人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就已经倒在了地上，混浊的老泪自眼角滑出，像是不相信这个事实。

耳边听着孙儿在叫：“爷爷！爷爷！”让他多听一下也好啊！

“乖孙啊，爷爷照顾不了你了，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啊！”他说说却说不出，话到嘴边都变成血沫喷了出来，眼前孙子的小脸越来越模糊。

突然脸上一热，孙子也没有了叫声，老人知是小孙子也难逃毒手，心中一痛，就此气绝了。

男孩小小的尸体趴在爷爷身上，祖孙俩就这样陈尸路旁。

那帮兵士继续走着：“今天又杀了两个叛国的，回去可以和头儿交代了，哈哈哈！”

雨，突然间就夹着雷气势汹汹地下来了，在山路上蜿蜒成一道道沟渠，夹着祖孙俩鲜红的血液。

真是宁为太平犬，不做乱世儿。

只有孙子小小的背篓里，一双晶亮的眼睛透过雨帘向外望着，如泣如诉……





# 第一章 那时初见

进京赶考的书生王子进，在渡水边结识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公子，这个奇怪的人似乎身负异能。终于在一天晚上，摇曳的烛光中，王子进发现了一个让他震惊的事实……





“现在国家百废待兴，正是朝廷招募贤才的时候，我等同僚真是赶上了好时候啊！”

碧绿的河水之中，一艘小船正载着赶考的学子往东京城的方向行去，中间一个书生正在高谈阔论，眼睛里闪烁着亢奋的光芒。另外的书生也在高声附和着，在这个年代，一旦科举高中，就可以一步登天，步入仕途，从此和窘迫的生活告别。

为首的书生得到这样的响应很是高兴，眼光一瞥，却看见一个呆人趴在船舷上，对他的慷慨陈词无动于衷。

“同窗的王子进，你对我的话没有什么想法吗？”

被叫做王子进的人回过头，一脸沮丧的样子：“有有有啊，道然兄啊，我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啊，我觉得非常正确。”

那个叫做道然的书生听了很是满意地点了一下头。

却听王子进接着说道：“你讲的道理我是都懂的，可是不懂的是，这湖边绿柳如烟，华盖如亭，又接近京城，怎么就没有一位佳人呢？”

他的话一出口，引来一船人的哄堂大笑，连摇船的艄公都忍不住摇头。

王子进却不以为然，打开折扇踱着步子走到船头，长身而立：“古来功名皆粪土，从来真心人难求。”

这话说完，又换来一阵哄笑。

众人正笑闹着，王子进却突然像是着了魔一样，头歪在一侧僵住了不动，过了一会，径向船尾走去。众人只觉奇怪，停住了笑声一起望向那边。





只见堤岸边，绿柳旁，一个白衣的人亭亭玉立。黑发如云，肤白胜雪，执一纸扇掩面，虽看不清眉目，却也知是一位佳人。

“喂，你快回来！前面就没有路了！”众人见王子进一会儿功夫已走到船尾，不禁连连惊呼。

可是王子进只觉得自己是走进了一幅绝美的画中，里面是人面桃花，别的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只听“扑通”一声，他终于掉进了水里，慌忙中喝了两口水，还不忘喊着：“折扇，我的折扇呢？”等会儿见了美人，没有折扇怎么办呢？好歹也是个文人，不能丢了风度啊！

船上的人见他还是识水性，都放了心，跟着在上面起哄：“王子进，快游啊，游到美人身边去！”“快啊！快啊！博美人一笑去啊！”

王子进在下面受到鼓舞，也不觉得是讽刺，真的奋力向岸边游去，又觉得长袍浸了水，太碍手碍脚，便脱了；发冠也挡眼，便摘了。

心里一门心思只是想那倾城的容颜了。

越来越近了，真的是位佳人啊！柳眉如黛，发亮如丝。好像，好像还在冲他笑啊。王子进见了更加精神饱满，几下游完了剩下的路程。

那人在岸边等着他，见他快到了，竟伸出一只玉手，要拉他上岸。

王子进见了面前那修长的一只手，不禁有些犯窘，孔老夫子都说了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他怎么也是读过圣贤书的，怎能如此唐突了美人啊！还在犹豫呢，那手又招了招，如柳枝拂面，柔若无骨。

不管了！什么伦理道德，都不如眼前的景致诱人！他想着，一把就抓住了，那人很轻巧地就将花痴王子进拉上了岸。

咦？这个美人的手稍嫌硬了些，大了些啊？还有这力道，好像自己也比不过啊？但见眼前一张桃花脸，虽然有点英气，却掩不住眼波流转的媚人风情。

王子进整了一下衣服，拎着被水浸得松松垮垮的折扇，赶紧鞠了一躬：“多谢佳人救命之恩，小生江淮王子进，这厢有礼了。”

只见佳人一双晶亮的眸子注视着自己，这样的眸子，如泣如诉，好像在哪里见过。

正愣神间，就听佳人开口了，不是想象中的温言软语，而是一把清亮的男声：“村野之夫胡生在此有礼，请问王兄有何贵干？”

王子进听了立刻瞠目结舌，脚一软，本就站在岸边，竟不着力，又“扑通”一声跌到水里。

这次是真的沉了，不仅是身体，连心也沉到了冰凉的湖水中，隔着荡漾的碧波，怎么见这胡生的笑容中竟夹着一丝狡黠呢？

湖水很凉，他眼前一黑，竟觉得很久很久以前，似乎也在冰凉的水里躺过，也有一双晶亮的眼，这样注视过自己……

待得王子进再次醒来，却是在温暖的船舱里，周围一千学子正在把酒言欢，行诗对句。

此时天已晚，红烛摇曳。王子进看了看身上干爽的衣服，又看了看一千与平时并无二致的同窗，下午的事，原是南柯一梦。

还好没有发生过，不然真是出了大丑啊！可是那样的人，真是美啊，就是可惜美梦到了最后怎么变了噩梦呢，要是自己能够控制梦境，将那少年换做佳人，哪怕一辈子在那梦里醒不来也是心甘情愿了。

正想着，他那个叫道然的同窗发现他醒了，忙叫道：“快看啊，我们的唐突公子醒来了！赶快把胡公子叫进来，让他们来一个执手相认。”

听了这话，王子进心中是一片冰凉，现在只想一头睡过去不再醒来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——他所熟悉的哄堂大笑又包围了他。

道然的话音刚落，就见一把折起的扇子撩起了船舱的竹帘，正是今日下午的那位翩翩公子，依旧白衣胜雪，剑眉入鬓。见到王子进，不禁失声一笑，作了个揖：“小生胡绯绡，字炎天，见过王兄了。”说着，嘴角还有掩不住的笑意。

王子进心中不快，这分明是在揭他的短：“长得如此雌雄莫辨，还偏偏取了个雌雄莫辨的名字。我叫王子进，字莫离。行了吧，没事跟着我们干吗？”







“唉唉唉，我说子进，这你就不对了，这位胡兄今天是在岸边等咱们这条船，也是要去赴考的，谁知道你比船跑得还快呢！”

道然跑来打哈哈，却又引来一阵哄笑。

接下来一千学子都围着那个胡绯绡转，因为不管他的名字多么拗口，不管他长得多么像女人，在他们知道他是山阳书院的学子以后，就对他产生了莫大的兴趣。尽出鸿儒的山阳书院啊，什么样的人才进去受教呢，完全不是他们可以比拟的。

那个胡绯绡竟然还会相面：“你啊，这次必进三甲，一定要清廉为官，要不然恐老来无福啊！”他摇头晃脑地指着道然。

那边王子进听得心猿意马，我呢？我将来会不会得到一位如花美眷，陪我共度今生呢？

想到这里，他手脚并用从卧榻爬了过去，双手抱拳道：“恳请胡兄帮小生一看！”脸上尽是虔诚，为了美人，这点委屈算什么呢。

胡绯绡的眼光望着王子进那布满遐想的脸，眼中竟有许多的不舍。“王兄啊，你……”话到嘴边，欲言又止。

“你快说啊，大丈夫不要婆婆妈妈的！”王子进急忙催促。

“那怨小生直言，王兄必不得善终，怕是命不过而立。因王兄前世孽债太重，必将世世暴死，而且八字凶险，所到之处必定有鬼怪相随。”他话一说完，周围的人不禁都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连烛光似乎也跟着诡异起来，忽明忽暗中，王子进的脸变得铁青。

怪不得母亲给自己取字叫莫离，是怕我遭逢危险吗？莫离！莫离！母亲啊！孩儿不孝，终要离你而去了。

“王兄，王兄！”呼唤的声音像自远方传来，周围一片寂静，看到大家关切的眼光，王子进心中一酸。

“王兄莫怪，相面只是信口胡说之事，王兄莫要当真。”胡绯绡见状忙在旁边安慰他。

王子进转过头去，面对着说话的那张俊脸，幽幽地问道：“胡兄，请如实告知，我命中可有桃花？”

此言一出，又换得一片哄堂大笑，不愧为花痴王子进，在这种